

【学科建设】

编者按：1998年10月3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在西山向费老汇报学科建设讨论情况，汇报后费老就学科建设做了讲话，当晚还在电话中做了补充，现将潘乃谷教授根据纪录整理的内容登载，以飨读者。

费孝通先生谈学科建设

潘乃谷整理

你们这次讨论会很重要，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刚才大家谈到的问题应该由我们这代人解决，现在轮到你们来解决。实际上我也在想这些问题，我最近正在写“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一方面看派克的著作作为补课，另一方面以派克为例研究学科的建设，请你们大家看一看，了解我的看法，也给我帮助。

我和你们一样，感到社会变动速度太快，各方面新情况新问题很多，很多方面没有现成的道路，而文化问题的解决是要有路可循的，所以觉得很乱。这是时代造成的，说明客观历史要求创新，我们需要自己探索道路，而这个任务已落到了大家的头上。譬如我们要建设人类学的学科点，要招硕士、博士研究生，要开课。培养什么人，讲些什么内容，达到什么目的，都要在实践中摸索，找出一个路子，达到一个目标。希望你们用社会学和文化分析办法来对付这些新任务，尽量做得好些。

首先谈谈目标问题，这要有个总的看法，看中国的历史定位。虽然我们有很多曲折，但方向是对的，概括的说是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去乡土社会的规则已不能用于21世纪的现代化社会了，应该怎么办，是需要研究的大课题。我在看亨廷顿写的书，他谈到了文化冲突，希望避免可能出现的文化毁灭，但他提不出办法，想要加强西方文化的力度来创造世界文化。而我们是另一种看法，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有条路子，可以把不同的文化捏在一起，不同的文化，虽不可能完全融为一体，但能接受融合，所谓“和而不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了，西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了，而中国讲天人合一，人不自和自然对立。我们讲 many in one，在统一中看多元，从多元的交流中讲统一。这是我们要抓的一个总方向、总目的，从这里出发再看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

说到学科建设方向，要明确我们不是重建殖民地时代的人类学，而是多元文化从接触到融合的新的社会学，当然这并不是要丢掉历史的经验，要了解过去的发展。社会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我上大学碰上的还是半殖民地的时代，当时社会学从西方引进后，还在用他们的表格填入我们中国的资料，所以吴文藻先生想探索一条路适应中国的要求，把社会调查变为科学的社会学调查，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现在不同了，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了外国的东西来解决问题。现在的实际正是人类要长期共存，并实现美美与共的前景。我们培养的人就要能应付这个局面，去寻求人类长期共存之道。你们这代人要有这个气魄，去培养一代新人，做思想领域中的探险家，改变中国人思想不活泼、循规蹈矩的思想方法，要能适应新情况，有创新精神，这就是一个大的挑战，一个大的目标，你们要迎接这个挑战，大家一起来



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其次谈谈补课。上面谈到的目标，任务很大，要做好需要很多基本的知识和基本训练，我们自感力量不够，需要补课，补什么，如何补？

我们讲社会的结合是靠人们的共识，有了共识才有行为的配合和互动，进一步达到美美与共文化融合的更高境界。因此我们讲课也好，写文章也好，所表达的象征都要达到使得人与人有共识，能相聚。弹琴时尚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之说，有人听得懂才弹得下去，我们做学问也是一样。

我也在补课，重温派克的书，看看他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二是会读书。派克从生物活动中去观察，从动物的群体研究到人的群体，提出了人文区位学。他学法国大革命的经验，看群、看社会，从群的研究到对社会的研究。他到黑人中去生活，懂了黑人就能了解人类的感情，在芝加哥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步搞出一套社区研究的方法。他的特点是到生活中去找社会学和文化，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看人与人的组织，讲社会结构，生活是历代人积累的共识和实践的积累，这就是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我想简单的说这就是两个学科的区别，人的行为分为三层：认识、行为、感情价值观。培养人要从基层做起，学习、接触、锻炼才能出灵感，即从一般生活到价值观念的了解和研究。

所以说吴文藻先生当年请派克来华讲学，主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改造当时在中国的陈达、李景汉式或孙本文式的社会学，要学生去“接触真实的中国人”，看有血有肉的人生，希望从中走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学学科之路。

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譬如中国汉族的形成，这个多元一体的过程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就一直没讲清楚，要搞清楚一定要直接去观察了解体验民间思想的结晶。再看民俗学研究，往往也还差一层，只描写七月七如何如何，没有深一层看到这是社会结构中工农相辅、工农分工的本质。你们还可以想想，今天美国新闻界大肆宣扬总统性丑闻，若从美国文化中去看，深一层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今天你们在做一件大事，发展学科是自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大家都有其中，但要有“学科意识”，要探索并走出一条路子来，培养什么样的人，出来能做什么事，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不是伦敦的社会学或人类学，也不是美国的或其他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而是超出过去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条新路子。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跟上时代发展之要求，是能成功的，成功有机遇，实际上就是要善于利用各种条件来发展自己，这并不靠某一个人的本事，你们每个人情况不同，需要什么补什么，但大目标要抓住不放。

看书，也要看到骨子里去，自己看清方向，定出目标，靠自己钻研、锻炼，国学与人文科学结合得好，向文化自觉的方向努力，人人可以做，大家有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从中认识世界，以小看大，从一点看宇宙，派克成为社会学家的路子是人人可学的。另外还要提醒一点，要重历史，懂得文化是有积累的，有积累才会有结果，你们自己的经历都是很好的材料，看如何利用。要学习派克怎样从记者成为一个社会学者，一个社会学者不应当成一个目光如豆的庸俗的人。

第三，谈谈研究所如何发展，有几点我想强调一下。

(1)要知道形势，明白自己在国内外所处的地位，通过北大的百年校庆和大家的努力，我们举办了国际学术讲座，办了研讨班，扩大了影响，但要清楚我们的差距，名实距离在哪里，方向目标要清楚。

作为研究所的成员，每个人也要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各人有自己的目标计划，自己要努力，各得其所，不要互相去争名夺利，哪些该有的会有人替你们考虑。我们常说学者要淡泊名利，是



说一个人不可求全，要留有余地，自己不刻意去争什么。你们要趁管家婆还没退时，更好的加强凝聚力，她能关心人，潘光旦先生的这种特长自然传给了她，懂得如何为人处事，能设身处地的想到别人，替别人着想。

(2)“打天下不易”，我们有了一点发展，但没有站稳，已有的“天下”，要靠大家维持，内部要团结，不能分散力量，而团结要靠共识，靠感情相通，心心相印，这样才出得来集体精神和凝聚力。

没有合力不行，而达到合力要承认个人，力量在个人，靠每个人的努力，才有真正的合力，人和人之间相差并不那么多，谁也不要自卑，人人努力。也不要处处和别人比，更不要打击别人，善于理智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都没有来得及回答，应该整理一下，再座谈一次，如教学和研究的关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学科建设分哪几个步骤来走。

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如派克已经做到的是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学，到实际生活中去研究社会，认识人，采取一种科学的方法，建立一种风气，并不是要把两个学科混起来。

关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二者的结合是学科建设中有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样重要的必须遵循的原则，它和培养人才密不可分，培养人要有两个层次。

作为研究所，要提出一个学科意识问题，即建立一个学科是搞一门学问，目标不是培养一般的人，不能只有一般的理论训练或光搞应用，最终要有从实践中总结丰富理论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教学工作要传播给学生一套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学会去了解社会。要解决一个给研究人员的基本装备问题，除了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历史的经验也很重要，要他们懂得这个学科的发展情况，把过去做过些什么弄弄清楚，我想这也是研究所学科建设里第一步要解决好的问题。

作为一个系培养本科生，要求有所不同，应该是培养一批能用社会学的观点去到社会里去工作的人，并不都要成为研究者，所以大学生所要具备的知识是比较具体而实用的，多少包含，职业训练在内，新时代提出了什么要求，要认真研究考虑进去。

搞学科建设不容易，这不只是当一名教授，求个职业，要有一个学科意识，对培养什么人，需要什么装备，建设什么课程，需要什么训练，都要有一个方案，安排一个步骤，每一年达到什么目标都要设计一下，还应该把国内外有名大学的方案，拿来参考一下。学科重建以来我们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得比较好，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方面没有做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互相鼓励，相互帮助，一起来探索学科建设的路子，并且和我们的补课很好的结合起来。

· 语录 ·

Moribus antiquis stat res Romana virisque.

——Ennius (239B.C.-169B.C.)

罗马帝国的长存，全靠其古老的风俗和人民。

——埃尼厄斯（公元前 239 年-公元前 169 年）

地 址：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责任编辑：于长江

